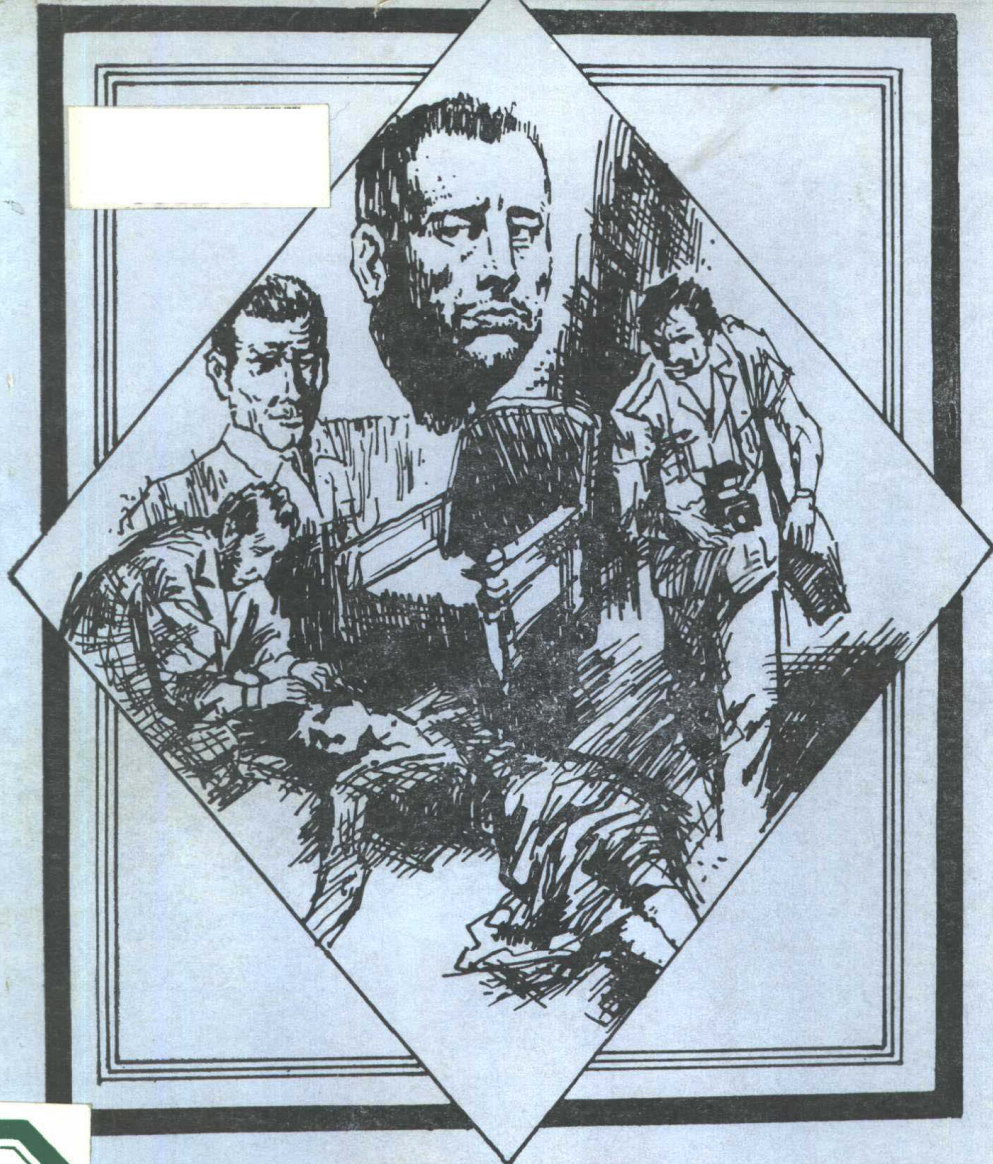




死亡陷阱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死亡陷阱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6·牡丹江

责任编辑：朴在九

责任校对：崔昌俊

死 亡 陷 阱

(苏)尼古拉·列昂诺夫等著

死 亡 陷 阱

周建军 安克 夏云 长生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56·字数：18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800册

统一书号：10296·164 定价：1.6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死亡陷阱》和《猫头鹰的阴影》两部小说组成的。

《死亡陷阱》，一个年轻美貌，生活富有的女人叶莲娜突然在自己宽敞、豪华的住宅里死去，是自杀还是谋杀？作者从开始就向读者推出了这个谜。

叶莲娜生前是一个玩世不恭，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女人，她用自己的姿色诱惑了为人诚实富有事业心的运动健将谢尔加切夫；用小恩小惠迫使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少女薇拉出卖肉体，为她赚钱、拉关系；她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把自己的丈夫卡恰林，这个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牢牢控制住。在社会上，叶莲娜布下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使她财源不断，无所不为。不知有多少象谢尔加切夫和薇拉这样一些缺乏生活阅历的人被她那张网吞噬下去，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丧失了灵魂。然而，叶莲娜，这个自以为得势，大施淫威的女人，到头来也落入了由她自己设下的死亡陷阱，谁是罪犯？叶莲娜被杀害了，但是这个死去的女人生前又杀死了多少人的灵魂呢？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作家列昂诺夫用细腻的手法，巧妙的构思，通过两种人生观和两种道德观的较量，指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丰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同时，无论是人物的对话，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以及作家本人的插叙，都是含蓄和富有哲理性。这部作品，取材于苏联的现实生活，触及到了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尖锐复杂的问题，读后令人深思。

《猫头鹰的阴影》，这部作品以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年轻美貌姑娘的猝死和对一个著名画家的陷害。民警机关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经过大量仔细深入的侦察工作，终于查明这是一起政治报复性的凶杀案，抓获和击毙了一个隐藏了三十年绰号叫“猫头鹰”的漏网匪首，破获了一个以“猫头鹰”为首的犯罪集团。

作者以切身的体验和经历写出了这部作品，因而故事情节真实可信，写作手法朴实自然，读后给人以启迪。

目 录

死亡陷阱……………〔苏〕尼古拉·列昂诺夫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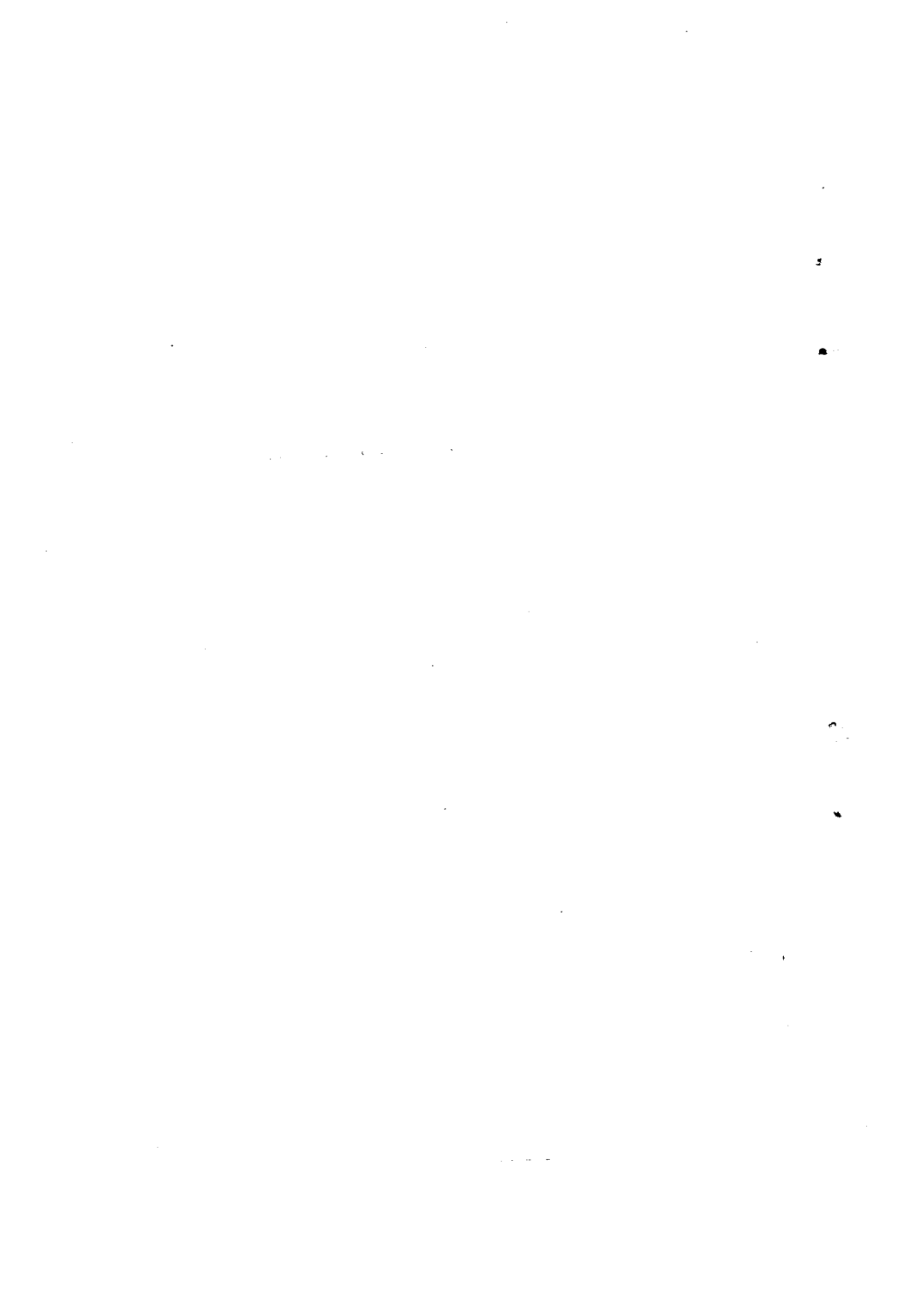
周建军 安 克 译

猫头鹰的阴影……………〔苏〕谢尔盖苏林著(207)

夏云 长生译

死亡陷阱

〔苏〕尼古拉·列昂诺夫 著
周建军 安 克 译



今日

司机把车停到大门旁，头也不回地问：

“我在这儿等，还是您一会儿打电话？”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监察长列夫·古罗夫有些惊奇地看了司机一眼。近些年古罗夫已经熟悉了警车司机对他的称呼——有人叫他的名，有人则只称他的姓。但不管怎样，称呼中总带有几分敬重。他打量了一下司机，这时才明白了，原来他并不认识这个司机。其实认识司机与否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此时却使他感到懊丧。今天一开头就不顺，必须摆脱这倒霉的处境。一路上古罗夫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上校要派他带领勘察小组来处理这不幸事件，甚至事关人命的案件呢？尽管今天值班后他应该补休。

“请稍等一下，我们不会耽搁很久的。”古罗夫瞥了一眼司机那不满的神情，就走下汽车，去追赶已拎着箱子向大门走去的科技处的法医和技术鉴定员。

紧跟在他们后面，古罗夫看到大门锁着一把对号锁，就按了一下叫值班员的红色电铃按钮，但却没人回答。

“打开吗，古罗夫？”鉴定员问。

古罗夫没来得及回答，一群学龄前儿童就向大门拥来，其中的一个微微跷起脚跟，用那沾满泥土，但又十分灵活的手指在锁的按码上捅咕了几下，锁就开了。孩子们毫不客气地推开这些政府的代表，呼叫着冲进大厅，四散奔去。

古罗夫走进来，便开始环视四周。

右边是一间宽敞的值班室，甚至可以看到里面那长长的桌

子，但值班员没在。古罗夫向左望去，看到那里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住宅建筑合作社。可见合作社常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当他们登上清洁宽敞的电梯时，古罗夫想到，从这房子的豪华程度来看，这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的教授要高，属于上流水平，可能是商店经理们住的。

他们要去的住所的门敞开着，门口平台上阒无一人。古罗夫和他的同志们走进前厅，他马上感到，似乎屋里挤满了人，似乎有人正忙着出来迎接他们。

古罗夫没有马上明白过来，对面，前厅的墙壁完全镶满了镜子。他放慢脚步，清清嗓子说：

“您好！”在这瞬间，他突然明白了，打这个招呼是多余的，因为即将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已经死了。

从旁边的门里走出一位彪形大汉。

“是警察吗？我正等你们呢，请进。”

古罗夫向屋内扫了一眼，看到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就转身对同志们说：各就各位，勘察开始。勘察一丝不苟地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显示出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将近二、三十分钟内，监察长在这里无所事事。首先由法医证明死亡事实，后面的事就是刑事技术鉴定人员的了。如果不幸事件的事实不引起任何怀疑，那么古罗夫完全可以连看也不看尸体一眼。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参加。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对死亡逐渐习惯的说法，古罗夫从不苟同，他坚信，他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

“请进！”

古罗夫点点头，就跟着大汉走进厨房。

“请您按时间顺序讲一下所发生的一切。我是莫斯科刑侦局的监察长——列夫·古罗夫·伊万诺维奇。”

大汉推开古罗夫伸给他的手，矜持地鞠了一躬。

“我是谢尔加切夫·捷尼斯·伊万诺维奇……住对面的单元，和这家是邻居。”

厨房很大，显然还兼作饭厅。古罗夫坐到桌旁，一眼就看到对面站着一位姑娘。她双手紧捂着脸，但从她那紧绷大腿的牛仔裤和削瘦的肩膀，当然首先是从她的双手，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这个姑娘的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会更大。

古罗夫边坐，边用询问的目光看了谢尔加切夫一眼。

“谢尔加切夫，你以前是运动员，可现在做什么工作？”

“记者。”谢尔加切夫用很不友好的腔调答道。

“请谈谈吧。”古罗夫耸耸肩说，“不愿意吗？谈不谈随你的便，只是我们对你的态度在记录中要加以说明。”

谢尔加切夫看了一下手表，开始不慌不忙地，时常停顿地说：“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二分。下午二点十分……时间我记得很准，我知道你们肯定要问。”他抬头看了看古罗夫，期待着古罗夫的赞许，但没有等到，就又接着说：“有人叫门，我打开门，门口站着，”谢尔加切夫用头朝发楞的姑娘点了一下，“薇拉。她语无伦次地说，列娜……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卡恰琳娜摔倒了，撞了太阳穴……看起来，情况不妙。我跑到那里一看，因为我对医学略知一二，所以知道叶莲娜已经不行了。我马上给急救站和警察局打电话。急救车比你们早到一会儿……

“就是说，你没有亲眼看到叶莲娜摔倒？”古罗夫习惯地掏出笔记本，开始做简要的记录。

“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非常清楚。”

“薇拉，是死者的女儿或家庭成员吗？”

“她是我们楼的值班员。工作一昼夜，休息三昼夜。”

“谢尔加切夫，我们会理解您和薇拉的。”古罗夫握着姑娘

的手说，“您感觉怎样，薇拉？”

姑娘出乎意料地猛然推开古罗夫，站起身，走出厨房。古罗夫嗅到一股刺鼻的酒精气味，不仅有刚喝完的酒味，还有常年酗酒形成的气味。谢尔加切夫第一次同情理解地看了古罗夫一眼，稍停了一下，感到有必要解释一下，就说：

“她是一个挺好的姑娘，就是嗜酒如命，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她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从去年秋天。这已是一段索然无味的往事。去年她来高考，砸锅了……”

“考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还是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艺术学院？”古罗夫问。

“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谢尔加切夫饶有兴趣地看看古罗夫。“您看清楚她了吗？”

古罗夫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在表示，希望他们之间能变得友好一点。谢尔加切夫同意地点了下头说：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生活似乎赋予它以一种固定的格式。漂亮的外地姑娘到首都来，想征服它。这多情善感的故事就象流水作业线一样没完没了……”

他比我稍大一点，古罗夫估量着，看起来，曾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而现在是单身一人。古罗夫心里不由自主地开始描绘谢尔加切夫的形象：身高一米八五至一米八七；体重九十公斤；淡黄色的头发理得短短的；浅褐色的眼睛，笔直的鼻梁……主要特征是，人未笑，先皱眉。他肯定是一个善交际的人，尤其讨女人的喜欢……古罗夫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谢尔加切夫，但却不明白，这个开朗、富有魅力的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自己的东西。

“您没听我讲吧？”谢尔加切夫从衣袋里掏出香烟，询问地看了看古罗夫。

“您抽吧。”古罗夫主人般地把烟灰缸向他那边挪了挪。“但我还是先看一下，那个姑娘现在怎样。很遗憾，我必须……”

“姑娘感觉很好！”这时薇拉走进厨房，迅速坐到桌旁，双臂支在桌上，托着她那长着两个小酒窝的脸，一双睁得大大的，闪烁着狂热的光芒的眼睛盯着古罗夫。“叶莲娜死了……”薇拉的脸色难看地抽搐了一下，就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回她可尝到苦头了，古罗夫想着。昨天晚上刚喝过酒，现在又喝，她大概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叫古罗夫。薇拉，请原谅我这公式化的语言，请您讲一下不幸事件的经过。”

“我怎么知道？滑了一下，就摔倒了呗。”

“您当时没在房间里吗？您在哪儿，在厨房里？”

“岂有此理！”薇拉气愤地说，“我当时在下面的玻璃亭子里坐着。”

“请等等。就是说，在叶莲娜摔倒的时候你没有在住所里？”

“我已经告诉你了，当时我在下面的‘大鱼缸’里。”薇拉向谢尔加切夫要了一支香烟，就吸了起来。

古罗夫想尽快改变工作的方向。就是说，不幸事件的目击者没有，有的仅仅是一具尸体。古罗夫站起身，打算到房间里去，走到半路又转回身，疑惑地问：

“您是怎么进入住所的？”

“我有钥匙。”薇拉耸耸肩。“我负责打扫这里的卫生。”

“您一进来就看到……”

薇拉生气地哼了一声，就把脸转向谢尔加切夫。

“傻瓜！也算是什么莫斯科的优秀人物！呸！”她向古罗夫看了一眼，毫无结果地想在古罗夫面前摆一副高傲的神态。“我没来，也没有看见！我是从窗口飞进来的……”薇拉从厨房跑了出去，差点没有绊在古罗夫的腿上。接着就听到浴室里什么东西倒了，和流水的声音。

古罗夫看了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谢尔加切夫，他正在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窗外。他木然地坐在那里，显得有些担心，不大自然。他报告说，女邻居发生了不幸，古罗夫推论着。人死的很突然，但这并不关别人的事，一切都非常清楚。可这个人却竭力否定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古罗夫没有找到答案，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法医和技术鉴定人员正在那里工作。

鉴定员照完相，收起相机。法医蹲在那里俯身检查着尸体。古罗夫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情景：一具无头无脚、酷似男人的躯干，下面伸出一双长长的，胖胖的，活生生的女人大腿。一只脚赤裸着；另一只脚穿着一只缎子面的鞋，上面缀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红球。

古罗夫注视着鉴定员，意思是问他可以坐在哪儿。鉴定员示意他坐在沙发上。他坐下来，马上就想站起来，因为这儿对打盹养神倒很适宜，但对思考却绝对不利。他向一边挪了挪，就打量起这个房间来，这个房间无疑是一间客厅。当他看到敞开的酒柜时，不知为何想到：薇拉经常在哪儿喝酒呢？她当然没有到客厅来过。我是怎么啦，到这儿，难道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毫无用处的问题吗？他极力克制自己，把思路集中起来。叶莲娜摔倒了，撞了一下。她到底撞到哪儿啦？古罗夫又发现女尸的旁边有一把木椅。椅子高高的靠背雕着花，扶手的顶端是一个磨得发亮的青铜球。抚摸着光滑冰冷的铜球，古罗夫想，

这椅子可真够舒服的，坐上去一定非常痛快。会不会是摔倒了，太阳穴撞到了扶手的铜球上？可在地毯上又怎么摔倒呢？绊了一下？可年轻健壮的妇女摔倒的时候，应该是下意识地伸出双手，以减轻一下冲击，而不可能这样平着栽倒下来。醉了？古罗夫把身转向门口，似乎想看看薇拉。他反复地打量着那敞开门的酒柜，不由自主地想告诉这个姑娘，让她不要离开这里，但他原地没动。他又一次感到夜班后的困倦向他袭来，突然觉得四周的一切都在眼前抖动。仿佛那个富有魅力的大汉正笨拙地走来，并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悲伤；那个嗜酒如命、掌握着房门钥匙的姑娘也仿佛无限悲伤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甚至，仿佛那已经死去的，生着一双漂亮动人的大腿的女主人的形象也在眼前浮现。她为什么会在根本不滑的地方摔倒，又恰恰撞在扶手的铜球上呢？他又想到，图里林上校为什么派他，监察长古罗夫来呢，既然申报时已经说明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有人请求过图里林上校，又是谁请求的呢？为什么？

门咣啷响了一声。古罗夫马上出现在前厅里。只见薇拉站在镜子前面，靠在谢尔加切夫的胳膊上。他俩惊慌羞愧地看着进来的古罗夫。大厅墙上镜子映出他们三人的影子，给人以一种异样的感觉。

“出了什么事，谢尔加切夫？”进来一个男人问。他根本没有注意薇拉和古罗夫。“你为什么往领导办公室打电话？怎么了？叶莲娜出了什么事？”

古罗夫明白了，是房子的主人回来了。他就是死者的丈夫，伊戈尔·彼得洛维奇·卡恰林。

“非常遗憾，您的妻子死了。”古罗夫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句子。

“叶莲娜！”卡恰林大叫着。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古罗夫

的话，只是匆忙地在住宅里转来转去，寻找自己的妻子。“叶莲娜！”

古罗夫没有制止他，紧跟在他后面。卡恰林的身后留下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捷尼斯，”不知为什么，古罗夫认为可以对谢尔加切夫直呼其名，“拦住他。”

“他又不是东西。”谢尔加切夫嘟哝着，但他还是拦住了卡恰林，这时卡恰林已快要走进客厅，他抱住卡恰林的双肩说：“卡恰林，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小傻瓜，出去散散心吧，你帮不上什么忙的。医生正在那里，我们不要妨碍他们。”就这样，他把主人领到了厨房。

古罗夫在卡恰林弯腰的一刹那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反常的东西。卡恰林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看了一眼，又退了回来，很不情愿地向厨房走去。

“现在该怎么办呢？”薇拉咬着发肿的嘴唇，眼睛直视前方。她并没有注意古罗夫，似乎在对自己生活中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发问。

古罗夫没有回答，很明显，问题不是向他提出来的。他十分厌恶地耸了耸肩，尽量使紧贴后背的衬衣松动一些。

“您是不是和叶莲娜关系十分密切？”古罗夫十分谨慎地问。

“什么？”薇拉疑惑地看着古罗夫，迟疑了片刻，意识到古罗夫的问话后，她摊了摊双手。“我崇拜她！非常崇拜！我现在可怎么活呀？”

古罗夫马上紧张起来，控制住内心的激动，力图从这戏剧般的手式和话语中发现那更重要的问题，看一看在这戏剧性的表演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一定隐藏着重要的事情，古罗夫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是佯装痛苦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这样

做。姑娘的熟人，即使是女友突然死亡，但终归不是自己的母亲，或孩子……

面对镜子，他看到，客厅的门开了一条缝，鉴定员正向外看。

“古罗夫，请您来一下。”

古罗夫迟疑了片刻，他一边考虑门在哪边，镜子在哪边，一边说：“薇拉，请您不要离开这里，也不要再喝酒，哪怕是一滴也别喝。”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出那一连串傲慢的话，他已走进了客厅。

尸体上盖着一件白大褂儿。法医正在阳台上吸烟，他向古罗夫招了招手。鉴定员又一次打开勘察箱，然后从里面取出了一些什么。古罗夫对此很清楚，所以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怎么和您说呢？古罗夫！”法医饶有兴趣地看着手中冒着青烟的烟卷。“他杀。毫无疑问是他杀。现场伪装得十分拙劣，没有任何经验。我看，完全是按其本人的主观想象伪装的。她不是自己摔倒致死，而是有人给她以致命的一击。这十分清楚。伤口呈断裂型，可留在椅子扶手上的血迹却是圆型的。况且自己摔倒时血迹分布也是另一个样子，尸体也不会这样躺着，但死亡事实确切无疑。多么漂亮的女人。”法医突然收住了自己的话。“监察长同志，请您开始工作。”

古罗夫什么也没有回答，点了一下头，站了一会儿，从高处望了望这巨大的城市，然后转过身来。鉴定员把药粉涂在椅子的扶手上，寻找指纹。可有谁没有扶过椅子呢？古罗夫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电话机。

“可以。”鉴定员猜到古罗夫的想法后说。

古罗夫给图里林上校拨了个电话：

“王校同志，请派检察院的检察员和我们小队的侦察员到